

银龄
专刊

粽香悠悠暖人心

彭庆东

平方米的回迁新居。端午前夕，我和妻子特意邀约母亲前来做客，庆贺乔迁之喜。那日天未大亮，母亲便装好亲手包好的粽子，提着自制的保温桶，换乘两趟公交车赶来家中。一路奔波，她额前发丝被汗水濡湿，却始终将保温桶紧紧护在怀中。母亲特意多备了不少粽子，早早分装成好几份。

“远亲不如近邻，平日里彼此多照应些。”话音落下，母亲便拉着我挨家登门拜访。我这才知晓，对门住着和蔼的退休数学老师，楼上住着一对年轻夫妇，家中还有牙牙学语的孩童。

淡淡粽香，成了拉近邻里情谊最好的信物。母亲递出粽子时，总会谦和嘱托，拜托邻里多多照料。年过七旬的马老师收下心意，次日清晨便送来自家烤制的香甜蛋糕；年轻夫妇回赠了家乡带来的新鲜红枣；平日里不苟言笑的门卫老伯，也笑着递来两把鲜嫩的青菜。

往日楼道里擦肩而过的陌生点头，渐渐变成出门时暖心的叮嘱；偶遇

时简单的寒暄，化作风雨天互相叮嘱的温情。狭小的楼道，处处弥漫着和睦暖意。

我恍然懂得，母亲亲手包裹的从不只是粽子，更是一份质朴纯粹的善意。粽叶裹住的不单是糯米与红枣，更是一颗颗真诚相待、彼此贴近的心。如同端午系五彩绳祈福的习俗，母亲捆扎粽子的棉线，也悄然在邻里之间，系起一道温情脉脉的羁绊。

岁月流转，母亲已然离去。可每逢端午佳节，妻子总会循着母亲往日的模样，多包上许多粽子，再由我分送给邻居。每当蒸锅升腾起袅袅白雾，朦胧中蒙上厨房窗玻璃，我的眼前总会浮现母亲当年登门送粽子的模样。微微佝偻的脊背，捧着心意的双手，还有那句朴实的嘱托话语。

世间最动人的温情，往往藏在这般寻常馈赠之中。恰似粽子沁出的绵长米香，悄然浸润烟火日常，温柔整栋楼宇的人心。端午将至，那份由粽子牵起的邻里温情，却岁岁流转，绵长不散。

记忆中的端午，母亲会提前一晚浸泡糯米，把洗净的红枣装在青瓷碗中。她指尖灵巧翻动，青绿粽叶顺势折成漏斗模样，舀入满满一勺糯米，嵌入一颗红润蜜枣，再轻轻盖上粽叶收口。棉线细密缠绕，簌簌轻响间，一个个棱角规整的粽子相继成形，整齐码放在铁锅中。为防止沸水翻滚冲散粽子，母亲还特意压上一块厚重石板。灶火静静煨着锅底，清甜粽香缓缓飘散，丝丝缕缕撩动味蕾。

上世纪80年代末，我分到一套60



图片来源：百度网



排队买书

乔兵

我当投递员

吴保元

我读小学的时候，大家都争做雷锋式好少年。我家的大院与学校仅一墙之隔，算得上是近邻。身为班长，我借着这份便利，主动以雷锋为榜样，热心为同学们服务。从一年级到六年级，每逢假期，我便成了班里的小小投递员。

《中国少年报》是当时我们全班的心头好。全班50余名同学，有30多人都订阅了这份报纸，有些同学还订有《儿童时代》《少年文艺》等刊物。报刊统一由邮递员送到学校，平日里正常分发，大家总能及时读到。可一到放假，怎样才能让同学们及时看到报刊呢？我就想出了一个办法，那就是每次一放假，我来担任小小投递员，给同学们分送报刊，这样做既能像雷锋同志一样为同学们服务，我也能增加和同学们见面的机会，真是一举两得的好事。

假期里，老师会按照住址远近，把全班同学划分成十多个学习小组，每组人数不等，每周开展三次集体学习活动。我便借着小组活动的时间，准时把报刊送到各个小组。除此之外，我还会留意各组的学习情况，一旦发现问题，就第一时间向老师反馈，帮忙协调解决。

为了当好小小投递员，母亲特意参照邮递员的背包，为我缝制了一个多口袋的书包。每当报刊送达，我就去学校把报刊取回，分门别类地分放在相应的口袋里。一路上哼着《卖报歌》，愉快地向各个学习小组跑去。同学们也总会早早聚在组长家中，盼着我的到来，拿到报刊后便围在一起争相阅读。

担任小小投递员的这几年，我走遍了班里每一位同学的家。这份经历拉近了彼此的距离，又增进了我们之间的感情，也为做好班级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。因为这份坚持与付出，我还被评选为雷锋式好少年。

小小投递员，是我人生中第一份特别的“职业”。那段岁月里乐于服务他人的初心，我一直铭记在心。

在太原，说起五一路新华书店，凡是爱书的老太原人，几乎没有不知道的。

五一路新华书店于1954年开门营业，是一栋三层建筑，起初只开放一层售书，是太原第一家新华书店，也是1984年前全市最大的一家。店里的柜台呈“凹”字形，后面立着书架。顾客站在柜台外，看准了书，请营业员取来翻阅，满意便买。若想多翻几本，赶上人多的时候，营业员根本顾不过来。

上世纪60年代中期到改革开放前，店里多是政治类读物，社科类书籍并不多。1977年国

家恢复高考，我也报了名。可我上高中时没学过历史、地理，书店里既找不到教材，也没有复习资料，真是束手无策。

那时我在化肥厂当倒班工人，下了班一有空就往五一路书店跑，看看有没有复习资料。一次下夜班去店里，营业员告诉我：“下午会到一批文科复习资料。”我立刻回家匆匆吃了饭，赶紧就去排队。这时，书店门口已经排了四五十人。那天总算买到了盼了好久的复习资料，薄薄的五六十页，却涵盖了语文、政治、历史、地理等内容。

1982年，我在市粮食局读电

大中文专业。那时科学类、文史类书籍渐渐多了起来，文学参考资料也能买到，但紧俏的工具书依然一书难求。老师建议我们最好备一本《辞源》或《辞海》。听说五一路书店来了一批《辞海》，同学郭兴珍帮我们几个买到了缩印本。一本28元，花了我大半个月的工资，拿到书时，我们个个视若珍宝。

1982年后，五一路书店成了我上下班的必经之路。那时出版业正繁荣，曾被封存的文学名著、社科书籍陆续再版。下班路过时，我总忍不住进去转转，看看有没有新书上架。除了唐诗宋词和中外名著，我还陆续买了《鞭杆》《形意拳》《少林武术》《太极拳》等武术书。慢慢地，去五一路书店成了习惯，哪怕路过不买书，也总要进去逛逛。那时店里常常人头攒动，营业员忙得脚不沾地，看着那热闹又充实的景象，心里便满是暖意。

1984年8月，解放路书城开张了，五层楼的营业空间里，各类图书琳琅满目。后来古籍、教育、外文、音像等专业书店，以及尔雅这样的个体书店也纷纷开业，读者的选择越来越多。五一路书店则将一二层改为全开架售书，让读者能自由浏览，着实让人眼前一亮。如今又有了网上书店和电子书，买书读书变得越来越方便了。

这家书店承载着一代老太原人对知识的渴望，不仅给予了他们知识的养分，更丰盈了他们追逐理想的翅膀。我在那里收获了太多，至今想起，仍心怀感激。



花魁(国画) 霍香锦 作